

浮躁是社会精神病

宛平

不称心就想跳河,受点挫折就要弃世的事件,也偶有所闻。

种种现象表明,浮躁是引发心态不平衡、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本可以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本可以沉稳理智地处理问题,为什么这样急于求成,为什么会不顾后果地走向极端?浮躁使然!

倘若把浮躁完全归罪于个人心理素质,也未必公允。事实上,浮躁是一个社会问题,受着客观因素的困扰。大事小事不分轻重缓急都是“一票否决制”,给各级

官员有多大的压力?片面追求“升学率”、“排行榜”、“尖子班”,给教师、学生、家长有多大的压力?不分青红皂白的“末位淘汰制”,给企业员工有多大的压力?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给普通百姓有多大的压力?这种人为制造的压力,处置不当,最终会给一些意志薄弱者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久而久之,浮躁心态油然而生,浮躁成了一种社会精神病。

我们主张要正视压力,要敢于承受压力,要理性、乐观地化解压力,这是每一个

成功者的必经之路;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那些人为制造的压力,它只能蛊惑浮躁心态,给社会添乱!

当然,在当前社会转型这个历史时期,各种变革节奏很快,人们的适应还有一个过程,浮躁心态的根本解决非一日之功,这就需要我们的管理层以科学发展的理念在政策上予以规范,我们的社会学家在文宣上予以解读,我们的医学专家在心理上予以疏导,共同营造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心情舒畅的和谐社会。

社会生态系列短评之四



浮躁本是心理、情绪上的一种正常表现,但当今,浮躁已成为一种病态,它像幽灵似地在社会上游荡。

在官场,不是踏实苦干,而是热衷耍花架子,贴上诸如“低碳”、“幸福”的时髦标签,热衷“政绩工程”,总想“一夜蹿红”;在职场,一些年轻人按捺不住本职岗位的寂寞,这山望着那山高,频频跳槽;在家庭,夫妻间为着柴米油盐琐事,动辄拳脚相加,甚至闹到离婚的地步;至于稍

时评 shiping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经济维稳的基石

曹凤岐

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今年以来,随着CPI的逐步上涨,货币与资本市场呈现出微妙的关系。但总的说来,货币政策出现了转向的迹象,我个人认为,这个转向是一定要发生的,但是不宜一下子转到紧缩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要执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今年是不是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争论。实际上从今年年初开始的通货膨胀就是一个预期,我们提出的方针是做好通货膨胀预期管理。而现在通货膨胀真的来了!最近公布的数据给我们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十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5788亿元,同比多增2347亿元,今年全年的人民币信贷目标7.5万亿。到9月份已经用掉了6.3万亿,即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我们只有1.2万亿的指标,但10月份已用了5788亿,11月份、12月份有6000亿可以增加。现在看来非常困难,央行采取措施,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流动性问题,另外当然也是针对物价问题。

尽管政策开始转向,但也不宜马上转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我们究竟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这是摆在面前另外关注的问题。过去是适度宽松,有人说今年年初就开始紧缩了,实际不能这么说,去年投的9.59万亿,今年我们再投7.5万亿还不宽松吗?

究竟执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呢?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一个选择是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紧缩或者紧缩的货币政策。但从目前来看,不能一下子转变适度紧缩甚至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国际国内的环境非常严峻——美国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向世界发票子,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它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如果说我们再提高利息就会有大量热钱吃利差进来。人民币升值速度肯定加快,热钱的进入更难以阻止。人民币升值加快以后我们国内的成本、进出口、就业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说突然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中国经济肯定会受到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即中性货币政策。

实画实说 shihuashishuo



报载,时下官场潜规则诱发了一股“风水热”。南方某官员花大价钱请风水师为自己修建豪华墓地;北方某官员连续24小时在寺庙烧香拜佛祈求高升;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因为某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便不惜将建设中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还有人以每年数十万甚

经视 jingshi

1990年11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诞生;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问世,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真正的资本市场。而从1993年的第一只皖股美菱电器,到第二只皖能电力,到第三只马钢股份……加上即将挂牌的洽洽食品和司尔特肥业,A股大盘过不了多久就会跳跃着67条安徽“曲线”(本报昨日报道)。

中国股市已经走过20年,资本市场的“甜头”也让中国企业美在心底。安徽也等来了第67个身影跳跃在A股市场,尤其是近一个月,洽洽食品和司尔特肥业接连

锐评 ruiping

27年前,北京青年牛玉强因为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了死缓。20年前,身患重病的他被保外就医,在京治疗期间娶妻生子。6年前,由于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他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服刑至2020年,成为“最后一个流氓”。而流氓罪在13年前已经从刑法条文中删除,牛玉强是否还应当服刑,引起众多法律人士争议。(《法制晚报》12月1日)

此案经媒体报道而在网上掀起讨论热潮,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消失了十多年的“流氓罪”,以这样一种方式再次引起人们的关

不问苍生问鬼神

唐人

至上百万的高价聘请专职风水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走马上任

这使我想起了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一首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短短四句,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破了这位封建帝王所谓求贤若渴、虚怀若谷的假面,对于诗人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现实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们更是一种有力的讽刺和批判。而再看看今天,某些手中握着一方一地党政财政大权、口中喊着为人民服务,却热衷于烧香拜佛看风水的官员们那副德性嘴脸,该是何等的可恨、可怜又可悲了。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文景盛世”的汉文帝并不是一个很差的皇帝。他之所以在宣室召对时向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骨子里的东西固然是对国计民生的漠

视以及对于长生不老追求;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毕竟有着历史的时代局限。相比之下,我们生活在两千年后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马列主义口号喊得山响、多数头上又戴着共产党员桂冠的官员们,可是差劲多了。他们身居官位不是为国为民,而是一心只想如何爬得更高;手握重权不思造福百姓而一心盘算如何贪得更多;不仅要享今生今世大富大贵,还要乞求来生来世福泽绵长。可是当他们大把大把花着国家和人民的钱财,去孜孜以求自己阴暗卑鄙的心理安慰时,又何曾想过国家兴亡与苍生冷暖呢?

就此打住。谨步义山《贾生》原韵,凑小诗一首作结:

汉文失道愧贤臣,书记修桥交绝伦。宦海苍生何足论,但焚民膏拜狐神。(作者曾为省城某文化报总编辑,著有《无名氏杂剧选》)

皖企上市还要“加把劲”

宛月琴

问鼎成功,足以让人欣喜。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皖企通过股市融资比重大概只占到了整个融资比重的10%左右,相较于广东、上海发达地区动辄20%、30%而言,还相当低。正如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汪宗俊分析,安徽企业始终还“僵”在“银行融资等传统融资格局中。同时,上市企业对整个安徽国民经济的拉动力还显得远远不够。

其实,很少有企业不愿意上市,问题是在它有没有追逐资本市场的能力。因此,企业首先应该“加把劲”让自己早点拥

有这种能力。我省拥有这种能力,但没上市的企业也不少,这就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渠道,如何挖掘和培育企业的上市潜质,如何将那些优质的上市资源合理利用。所以,政府也应该“加把劲”,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这样的渠道或者“孵化的温室”,什么样的企业进行什么样的专门“辅导”,什么阶段进行什么样的上市“培育”,是“后备军”还是“先锋队”,都有明晰的区分,最终就会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还比一浪高”的梯次上市格局。

法律矛盾能否终结于“最后一个流氓”

廖德凯

注,除了这起案件本身拥有吸引关注的因素,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现行法律自身的纠结状态:“从旧兼从轻”法律适用原则与《刑法》相关规定不可调和的矛盾,使“最后一个流氓”案有了针锋相对的讨论基础。但不知这一法律矛盾问题,能否终结于“最后一个流氓”面前?

现行《刑法》自1997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实施后的新《刑法》取消了关于“流氓罪”的规定。

“流氓罪”是法律界公认的“口袋罪”之一,而新《刑法》第12条矛盾的规定,使这一

“口袋罪”阴魂不散。按照第12条第二款留下的尾巴,如果同样的“流氓”,分别在新《刑法》实施前后审判,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显然不是实现法律公平和“有利于当事人”理念的初衷。牛玉强是“最后一个流氓”,自他之后自不会再有人以此罪名入狱。但是,法律适用问题却永远存在,如果不消除新《刑法》第12条第二款的“尾巴”,今后依然会出现“最后一个流氓”类似的问题。“最后一个流氓”对于司法界或法律界,只是一个个案,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却关乎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和几个家庭的幸福!